

死之诱惑

天下霸唱^著

汇集中国神秘文化精髓
引领原创冒险小说方向



作家出版社

死亡循环

天下霸唱

集中国神秘文化精髓于一书
让你心脏窒息到停顿的阅读体验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死亡循环/天下霸唱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 -7 -5063 -5200 -0

I. ①死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6067 号

死亡循环

作者: 天下霸唱

责任编辑: 王婷婷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视觉传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60 千

印张: 19

印数: 001 - 50000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7 -5063 -5200 -0

定价: 2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一卷 雨夜谈鬼事

突降暴雨，沪宁段高速路被临时关闭了，我们不得不开车绕道而行。说来也怪了，三月中旬竟然下这么大的雨，天色将晚，四周都被雨雾遮盖，能见度越来越低。看来我们今天无论如何是赶不回去了。

臭鱼提议在路边找个地方过一夜，等天亮雨停了再走。阿豪也觉得路况太差，再开下去非出事不可。

臭鱼和我是同乡，他本名于胜兵，长得黑头黑脸粗手大脚，活脱脱是黑鱼精转世，所以我们都称其为臭鱼。阿豪是广东人，为人精细能说会道，他的名字“赖丘豪”很有粤派特点。我们三个人在两年前合伙开了一家小规模药材公司，兄弟齐心，再加上天时地利和不错的经商人脉，生意做得很火，这日出去谈事，没承想回来的时候赶上这么大一场雨，天黑路滑，无奈之下只得就近找个地方过夜。

这时雨越下越大，根本辨不清方向，只能顺着路乱开，好不容易发现前边不远隐隐约有几处聚在一起的灯光，把车开到近处一看，是几间平房。三人大喜，这下不用在车里过夜了，管它是旅店饭馆还是民宅，好歹也要付些钱借宿一夜。

我们冒着雨从车上下来，看见大门前挂着一块牌子：慈济堂老号药铺。臭鱼大喜：“这家还是咱们的同行。这么说来跟咱哥们儿多少有些香火之情，肯定能接待咱们住上一夜。”

阿豪过去敲门，只听里面有人答应一声把门打开，是一位老者携着一个幼童。阿豪说明来意，问可否行个方便，留我们哥儿仨过夜。

老者请我们进了客厅，他自称姓陈。陈老对我们说道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。今天这鬼天气实属罕见。既然你们到了这里，也是有缘。若不嫌弃，就在此间将就一夜。只是我这里只有我爷孙二人居住，没有多余的客房和床铺。三位只能在客厅里面过夜。”

我想这种情况下能有间房子不用挨淋受冻就不错了，哪里还敢奢求被褥铺盖。便对陈老说：“这样就足够了，我们也不睡觉，在屋里坐上一宿就好，只求烧一壶开水解渴。”

陈老给我们烧了一壶开水，泡了茶，便把我们留在客厅自己领着孙子进里屋睡觉。

前面有一大间是药房，层层叠叠尽是药柜，客厅在药店后面，面积不大，但是摆设装饰颇为清雅别致，我们三人坐在客厅的红木靠椅上喝茶聊天，臭鱼说起前两天看来

的新闻，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伊拉克被农民用步枪打了下来，大赞人民战争的厉害之处。

阿豪颇不以为然，说道：“一架阿帕奇的火力，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整整一个反坦克旅团，但是这种高精尖的设备，有一丝一毫的操作保养失误就会酿成重大事故，倒也不见得是伊拉克民兵有多厉害，只是瞎猫撞上死老鼠而已。”

我们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，后来扯来扯去也没分出个高下。阿豪觉得无聊，便说要讲个恐怖的古怪案件给我们听。

我对阿豪说：“你要是讲那瞎编乱造的，还是趁早打住，咱们这里又没有小妞儿，我和臭鱼两个大男人，听鬼故事也不觉得害怕。”

臭鱼也在旁随声附和：“就是的，你还不如讲几个荤段子来解解闷。”

阿豪说：“你们别这么说，我讲的这个事是我以前从古代公案小说里看来的。虽然未必确有其事，但是十分离奇，反正长夜漫漫，咱们又没法睡觉，讲给你们听听，也好打发时间。”

我同臭鱼听他说十分离奇，便有三分感兴趣了，我说：“平日里听的鬼故事以及看的恐怖电影多半没什么意思，只是一味地卖弄吓人，不是电视里爬出个女鬼就是从床下伸出只黑手，要不就是吃包子吃出个死人手指，简直就是无聊透顶。你要是讲吓唬人的，我便不爱听，如果离奇怪异的，尽管讲来听听。”

阿豪点上一支烟，又把我们面前的茶杯倒满茶，吸了两口烟，想了一会儿，讲了一个故事。

第一个故事：人头

有一个家庭，父亲早亡，只剩下母亲王氏带着十七八岁的儿子。王氏靠给人缝缝洗洗赚些微薄的工钱供儿子读书，虽然日子过得寒酸，但是母慈子孝，母亲勤劳贤德，儿子用功读书，倒也苦中有乐。

王氏为了便于儿子进京赶考，便在京郊租了一所房子。里外两间，外带一个小院。

住了约有半月，这日夜里天气闷热，母子二人坐在院子里，王氏缝衣服，书生借着月光读书。忽然从大门外冲进一个男人，身穿大红色的袍服，面上蒙一块油布，进得门来，一言不发，抢过儿子正在读的书本就冲进里屋。

母子俩大惊失色，以为有歹人抢劫，但是家贫如洗，哪有值得抢的东西？但是那红袍人进了里屋久久也不出来，只得硬着头皮进屋观看。

但是屋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，家里只有里外两间小房，并无后门窗户。王氏发现里屋床下露出一角红布，那人莫非躲在床下不成？

书生抄起作为门闩用的木棍，和母亲合力把床揭开，床下却不见有人，露出的那一角红布原来是埋在床底的地下。王氏用手一探埋有红布的地面，发现仅有一层浮土，便命儿子把土刨开，看看那红布究竟是何事物。

书生只挖了片刻就挖出一个红布包裹的大木箱子，箱

子被一把铜锁牢牢锁住，无法开启。书生年轻性急，用锤子把锁砸开，箱子里面金光闪闪，竟是满满一大箱金元宝。

母亲王氏大喜，认为这是上天可怜她母子二人孤苦，赐下这一大桩富贵来。只是这笔财太大太横，母子二人都不免心惊肉跳。王氏生来迷信，便从箱中拿出一锭金元宝，让儿子去城里买上一个猪头，作为供品祭祀天地祖先，又把箱子按原样埋回床下。

如此折腾了一夜，此时天已将明，城门刚开，书生拿了金元宝，便去城里买猪头。到了城内马屠户的肉铺，见刚好宰杀了一口大肥猪，血淋淋的猪头挂在肉案钩子上。书生拿出金元宝交予马屠户说要买猪头祭祖。

马屠户见这么一个穿着破旧的年轻书生拿出好大一锭金元宝，觉得十分奇怪。但是古代人认为：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读书人纵然穷酸落魄，但是到哪里仍然都被劳动阶层高看一眼。马屠户虽然奇怪，但是并没有认为他这钱来路不正，便把猪头摘下来递给他。

书生出来得匆忙，并未带东西包猪头，血淋淋的不知如何下手。马屠户见他束手无策，觉得好笑，便拿了自家用的一块油布把猪头包上。书生谢过屠户，抱了猪头便往家里赶。

那京城重地，做公的最多，有几名公差起得早，要去衙门里当值，见一个穷秀才抱着一个血淋淋的油布包，神色慌张，急匆匆地在街上行走。

公人眼毒，一看此人就有事。于是过去将他拦住，喝问：“这天刚蒙蒙亮，你这么着急要去哪里？”

书生昨夜得了一大桩富贵，正自心惊，被公差一问，

顿时惊得呆了，支支吾吾地说是赶早进城买个猪头回家祭祖。

公差见是如此老实年轻的读书人，就想放他走路。书生正要离去，一个年老的公差突然说道：“你这包裹里既然是猪头，不妨打开来让我等看看。”

书生心想猪头有什么好看，你们既然要看，就打开给你们看好了，未承想打开油布，却哪里是什么猪头，里面包的是血肉模糊的一颗人头。

一众公差大怒，稍微有些大意，险些被这厮骗过了。不由分说，将书生锁了带回府衙。

京畿府尹得知情由，向书生取了口供，把卖肉的马屠户和王氏都抓来讯问。

马屠户一口咬定，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书生，而且今日身体不适准备休市一日，不曾杀猪开张。

又差人把书生家中床下埋的箱子取出来，里面也没有什么金珠宝贝，里面满满地装着很多烧给死人用的纸钱纸元宝，在箱子底下是一具身穿红袍的无头男尸，男尸手中紧握一本书，正是昨晚书生在院子里读的那本。

经仵作勘验，无头男尸同书生所抱的人头系同一人。死者口鼻中满是黑血，应为中毒而死。

府尹见此案蹊跷异常，便反复验证口供，察言观色，发现那王氏母子并不似奸诈说谎之徒，反而马屠户看似神闲气定，置身事外，却隐隐显得紧张焦急。

府尹按口供述，盘问马屠户：“书生说用一锭金元宝向你买猪头，你说早上刚开市，没有散碎银两找钱，于是他便把金元宝留在你处，约定过两日来取买猪头剩余的银两。



可有此事？”

马屠户连连摇头：“绝无此事，自昨晚以来小人一直在家睡觉，小人老婆可以作证。”

府尹命办差官前去马屠户家里仔细搜查，在其肉铺中搜出一枚纸元宝。府尹再问，马屠户无言以对，只是摇头，连呼：“冤枉！”

当日办差官又从王氏家不远的河边找到一柄屠刀，作检验死尸，确认人头就是用此刀割下，经马屠户邻里辨认，确为马屠户所有。府尹命给马屠户施以酷刑，马屠户承受不住，只得招认：

一月前，马屠户去城郊采购生猪，因为回来得晚了，城门关了进不了城，只得与一山西客商共同借宿于一处空宅之中。马屠户见财起意，便下毒谋害了山西客商，又用杀猪刀割下了山西客商的人头，把死尸埋在屋里床下，凶器与人头扔在房后河中。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，冥冥中却有天网恢恢。

臭鱼说：“这事也真是有趣，相当于死者自己想办法报案，而且自己还给自己准备了多半箱子纸钱。以前看过京剧《乌盆记》，也是说谋财害命，受害者的尸体被碾碎做成了瓦盆，瓦盆中的冤魂求人带他去找包公告状。跟阿豪讲的故事差不多。”

我说：“这个案子我好像以前也听过，是在《包公案》的评书里讲的，和阿豪所说的大同小异，只不过是包公最后用阴阳枕审问了受害者的亡魂，才查得水落石出。其实这种公案故事多半是后人演义出来的，为的是突出官员的

英明，宣扬因果报应，好让老百姓不办坏事，也是政府愚民的一种手段，当不得真的。”

阿豪问什么是阴阳枕，我说：“传说包龙图日断阳，夜断阴。晚上睡觉枕在阴阳枕上，就可以到阴曹地府断案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能让死人开口说话，这世上也就没有悬案了。”

阿豪说：“这种奇案还是有的，只是古代办案技术手段落后，有些案件无法自圆其说，所以扯上些神鬼显灵的事，以便服众。在当时怨魂显灵也是一种重要的呈堂证供。”

臭鱼说：“我听老一辈的人讲，凡是命案，不管过多少年，没有破不了的。”

阿豪总喜欢和臭鱼开玩笑，从不放过任何贬低臭鱼见识的机会，连忙说：“那倒也是屁话，我还是那个观点，这些都是为了让人们不要杀人，在道德上把人约束住了。不过从古到今也不知道发生了几千万起凶杀案，看来这些与人为善价值观对人类的影响不大。人性的原则在财色的诱惑面前是不堪一击的。没有结果的凶杀案多了，更有些恶人光明正大地滥杀无辜，也没见他们有什么报应。”

臭鱼问我的观点，我说：“杀了人不一定有报应的，不过我很愿意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世人如果没有了道德观念的束缚，连因果报应都不能相信，那这社会和地狱就没什么区别了，那就该人吃人了。”

臭鱼点头说：“听你们这么讲，我也突然想起以前曾经看过一件悬案的记载，悬案就是没有结果的命案，这件公案在清代野史笔记中多有记载，看来绝对是确有其事，不然不会流传这么广，这比阿豪那演义小说里出来的案件真



实得多，我讲给你们听听。”

第二个故事：疑案

清朝的时候在山左县有个妇人，不知其名姓。有一日从娘家回来，丈夫因为有事在身，便使其弟去接嫂子。

妇人骑了一匹黑驴，弟步行在后。路过一处深山老林，妇人尿急，命弟牵驴，自己走到树林里去解手，没走几步，发现几株老松树和怪异嶙峋的岩石环绕着一处荒坟，很是僻静。

妇人憋不住了，就在坟边小解，溺后束衣，发现里面穿的红裤衩没了，可是在解手时明明还在啊。

妇人大惊，在周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。（阿豪听了大笑：“清朝女人穿内裤吗？”臭鱼解释说：“我也不知女人内衣在古代怎么说，反正你们知道就行了，别太较真了。”我说：“古代人穿的那个好像叫肚兜。”阿豪、臭鱼都连连点头称是。）

其弟在外边催促，妇人无奈只得放弃寻找，幸好衣服很长，不至于露了庐山真面目。出了树林骑上黑驴，匆匆而返。

回到家后，私下里把此事告诉她的丈夫，丈夫吓得面如土色对她说：“这件事你知我知，切不可再对其他人讲起。”

妇人不敢再说，但是始终不解其中缘故。

到了晚上熄灯睡觉，二人躺在床上，丈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，鼾声如雷。妇人想起白天的遭遇，非常害怕，翻来覆去难以入睡。

忽然听到屋顶有物震响，声音很大，好像是一块大石落下。妇人害怕万分，连忙呼唤丈夫起来查看，但是连喊带推，丈夫始终一动不动。妇人点上灯烛观看，发现一把锋利如霜的刀插在其夫胸口，刀插得很深，拔都拔不出来。

妇人大惊，嚎啕大哭。家里人闻声赶至，发现房间门窗关闭得完好无损，都怀疑是妇人谋害亲夫。于是抓住妇人到官府告状。

官府讯问妇人，那妇人一时受惊过度，不能开口讲话。直到第二天才略微镇静了一些。妇人便把在林中丢失内裤一事禀告官府。

官府命令验看那处荒坟，只见磊磊高冢，封树俨然，没有任何挖开过的迹象。

把墓主召来质问，墓主说坟里埋的是家中的一个小女儿，年仅十一，因患病不治而亡，埋在此处已经十五年了。家里只是每年春秋时节派人来扫墓，其余的事则一概不知。

官府告知墓主人案情经过，要求挖坟开棺查看。

墓主坚决不肯，官府无奈，只得强行动手挖坟。

几名衙役佯作一起动手，把棺材挖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众人无不愕然。

那棺里并没有少女遗体，却有个少年和尚，赤身裸体躺在其中，头上正盖着妇人遗失的红色内裤。胸口上插了一柄锋利匕首，血迹殷然如新。

详细走访周围的寺庙，都说没有这个和尚，也无人报



官有失踪的少年僧人。

案情重重疑难冤苦，官府多次勘察无果，只能悬为疑案。

我正听得入神，没想到就这么没头没脑地完了。

阿豪心细，问臭鱼：“你中间说，丈夫听了他老婆讲丢失红裤衩的事之后非常害怕，晚上就被杀死了，会不会这个丈夫就是杀和尚的凶手？”

臭鱼说：“这我就知道了，我看过的几本书上都没有结果，不过妇人的丈夫听了在坟边丢失内裤的事之后确实吓得面无人色，这是书上的原文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至于他为什么不觉得奇怪或者愤怒，而偏偏是吓得面如土色，这其中很值得推敲。”

我怕他推敲起来没完，连忙把臭鱼的话打断：“你们俩讲的这两件事，一个是小说演义，一个是野史志异，虽然内容离奇，却没什么新鲜的。”

阿豪问道：“那么依你说什么才算新鲜的？”

我也点了支烟，一边抽烟一边说：“我从前经历过一件极可怕的事，从来没对别人讲过，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也不会有人信。就连事后我自己回忆起来也觉得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一样。咱们兄弟都不是外人，今夜我就给你们哥儿俩说说这件事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。比你们俩讲的那些捕风捉影的事真实得多，毕竟我这是真人真事。”

臭鱼说：“我也不管你是真是假，先讲来听听，我们都不是小孩子，自己还分不出真假吗？”

阿豪知道我一向沉着老练，轻易不讲大话，听我这么

说很是好奇：“以前听故事都是道听途说，今天总算能听一件真人真事了，别卖关子，快讲快讲。”

我说：“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讲讲，嗯……该从哪里说起呢？”

第三个故事是我的真实经历：跟踪

在和臭鱼、阿豪合伙做生意之前，我在一家私企打工。公司的老总叫张涛，是山东清河人，他家祖上都是卖牛杂碎的，年纪比我大个两三岁。他早先跟了同乡的一位大哥在海南做房地产，后来海南房市崩盘，那位大哥去了缅甸开赌场，张涛卷了一部分钱自己到上海做生意。

张涛喜欢和公司里的员工称兄道弟，不喜欢别人叫他张总而要称其为“张哥”。

说实在的我对这个人真没什么好感，觉得他的作风和经营策略都充满了小农思想和实用主义。换句话说，我觉得这个人不是做大事的人，很小气，没眼光，缺少必要的魄力和智商，经常拖欠员工的薪水。

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张涛对我很器重，从没拖欠过我的薪水，而且公司的一些重大决策都和我商量，我想总不会是因为我也姓张吧？

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上班，中午的时候张涛神秘兮兮地找到我，说中午要请我到外边吃海鲜。

我心里跟明镜似的：“这家伙肯定找我有事，正所谓：

‘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’古人云：‘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。’他这种小气的人不会平白无故地请我吃海鲜，只是不知他找我想做什么，我也不理会，且吃了他的再说。”

张涛开车带我去了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上很奢华的名豪鱼翅城。

我也不问他找我吃饭所为何事，埋头只管吃喝。

张涛给我满上一杯酒说道：“老弟，咱们公司也就你是个人才，你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脑子好使，而且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一向都守口如瓶，你很有前途啊。”

我嘴里塞了一大块鲍鱼，含含糊糊地答应了几声，心中盘算：“你把我抬得越高，越是要让我给你当枪使，我是何等样人，岂能被你这土老帽儿几句好话一熏就晕菜。”

张涛自己也喝了两杯，边喝边说出一件事，我听了几句，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。原来张涛经人介绍，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叫王雪菲，张涛看她的第一眼就死心踏地地爱上了她，豁出血本去追求了一年多，对方总算是答应了嫁给他。

可是最近王雪菲和他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，有时约会的时候竟然一句话不说，总是一个人出神发呆，对年底结婚的事也不再提起。

张涛想她可能另有新欢了，不由得又急又妒。追问王雪菲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淡，是不是和别的男人好上了？

王雪菲连表情都没有，只是抬起了头似乎是在观赏天边的浮云，对张涛的话听而不闻。

张涛对我讲了这些就不再说话，连喝了几杯闷酒。

我知道他是在等我把话接过来，然后就要我为他办事。

我才不会上当，我故意说：“张哥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她既然是那种不懂得男人价值的坏女人，就随她去吧。凭你这么相貌堂堂仪表不凡，又有这么慷慨轻财的器量。何愁找不到个好老婆？日后必有良缘，今日一时失意，倒也不用放在心上。”

张涛可能有点喝多了，动了感情，眼泪汪汪地说：“老弟，哥哥就拿你当亲兄弟一样，不怕兄弟笑话，什么事都不瞒你，我他娘的就认准王雪菲了，没她我不能活了。我想求兄弟你帮个忙，你下班之后，晚上悄悄地跟着王雪菲，看看她究竟是不是在跟哪个野男人厮会，他娘了×的，要是真这样，我非插了那小子不可。”

我心说这不是让我当私人侦探吗，这缺德事我可不能做，连忙推辞：“张哥，这事关重大，我又没当过间谍，要是万一办砸了，那不是给你耽误事吗？”

张涛从手包里摸出厚厚的一大沓钞票塞在我手里：“现在世道艰难，开个公司实在不容易，每天晚上我都要出去和客户应酬，根本抽不出时间，所以不得不跟老弟你张这个口，务必务必，千万千万，要答应帮帮我这个忙，你一定要找点确凿的证据出来，事成之后，做哥哥的另有一番酬谢。”

我心中有两个难处：其一，此时此刻这件差事是万难推拖，毕竟是在人家的公司里打工，饭碗是张涛给的，他让我做的事我不肯做的话，日后也不要在他的公司里混了。

其二，即便是接了这件差事，如果说什么也调查不出来，在他眼里我就是无能无用之人，也不要想升职加薪了。就算调查出一些情况，找到了他未婚妻跟别人偷情的证据，